

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本黑色笔记。
你也有需要隐藏的吗？
有些秘密是非常要命的 ……

The Black Book



黑色笔记

【英】伊恩·兰金·著
张建平·译



全球已有36种文字译本！

苏格兰黑色悬疑之王、钻石匕首及爱伦坡奖得主的震撼新作！



化学工业出版社

.. 013026330

I561.45
802

黑色笔记

[英] 伊恩·兰金 著
张建平 译



I561.45
802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北航

C16335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笔记/[英] 兰金(Rankin,I.) 著; 张建平译.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3.1
书名原文: The Black Book
ISBN 978-7-122-16268-7

I. ①黑… II. ①兰…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3906号

The Black Book

Copyright © John Rebus Ltd. 200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Rebu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ohn Rebus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Shanghai Wits Cultural Media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John Rebus Ltd.授权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由上海慧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2-8264

责任编辑: 王 津 李岩松

装帧设计: 尚世视觉

责任校对: 宋 夏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100011)

印 装: 北京欣虹彩印刷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1 字数280千字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传真: 010-64519680) 售后服务: 010-64519661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在《黑色笔记》的后半部分,我提到过美国一个叫巴尔港的镇子,虽然只是一笔带过,但它提醒了我,我小说中的很多情节其实都发生在北美洲。1992年对我来说,有两件值得纪念的事情:当年二月,我的儿子杰克出生了;三个月之后,几乎在同一天,我们兰金家举家前往美国,令人难忘地小住了半年,促成此行的是美国最著名的犯罪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

上一年的初夏。一封信寄到我们在法国西南部脏兮兮的农场宅邸。我们——来自伦敦的避难者——刚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那个地方正开始成形。我有六七次差一点儿自杀:从屋顶上摔下,用链锯锯我的靴子,用电电自己,带着割草机去到一片刺藤地里,头下脚上,想要剥去脸上的皮。但是,那屋子现在有了诸如天花板、浴室、基本供热系统之类的东西。破碎的窗子修好了,木蛀虫被清除了。我们甚至有了一张沙发,所以再也不用在一个晚上把雪铁龙的后座搬进起居室里。

我们需要休息一下。

那封信给了我休息的机会。信中说,我获得了钱德勒-福布赖特侦探小说奖。奖金是一大笔钱(由雷蒙德·钱德勒遗产基金提供),并规定这笔钱要在逗留美国的六个月里使用。这对我是件好事。我把信拿给我的妻子米兰达看,她给我看了一个小条卡纸,问我是不是觉得卡纸的顶端有点儿蓝。我说我觉得是的,她说她感觉自己怀孕了。于是,我原先以为可以在美国花天酒地、开车畅游的美梦一下子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健康的事情。1992年5月,带着三个月(英国航空公司允许的最低年龄)大的杰克,我们踏上了

前往西雅图的旅途。我们在那里有朋友，他们给了我们适应环境的时间（或空间）。后来，我们购买了一辆 1969 年的 VW 野营车，做好了在未来五个月内驾车游的准备，在 VW 已经破旧的里程表上再加上 15000 英里（1 英里约等于 1.61 千米）。

就是在我开车畅游美国（包括一小部分加拿大）的途中，我开始构思下一部雷布斯小说，最终就有了《黑色笔记》。其中有一个埃尔维斯主题餐馆，坐落在爱丁堡干草市场车站附近。不过，我在新奥尔良的一条后街上找到了一个真实的场景。那是一个低级酒馆，但我喜欢这个创意，并在构思菜单的过程中寻找到很多乐趣，比如“爱我里脊肉”。我还有机会为整个系列做了很多构思。此时我心里已经确认这将是一个系列。我还需要做一些改变。在上一部雷布斯小说《剥光杰克》的结尾，我烧毁了那个虚构的警署（从第一部小说开始，我的主人公就在那里供职）。在《黑色笔记》里，我把他挪到了圣伦纳德街上一个真实的警署。我还第一次提到了他的住处——一条真实的街——带他去了真实的爱丁堡殡仪馆。

我还学了经济学的课程。如果小说里需要某个类型的人物，而在前面的几部作品里已经出现过类似的人物，那为什么不让他们起死回生，而非得费心费力地再去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呢？所以，诸如马修·范德海德和杰克·莫顿之类的人物就回到了雷布斯的生活中。雷布斯的弟弟迈克尔重新出现，住进了雷布斯的公寓里，而雷布斯则搬去跟佩欣斯·埃特肯医生同住。然而，我还是给一个新的人物留出了位子，雷布斯的一个陪衬——探员希沃恩·克拉克。雷布斯已经有了一个同事——探长布里安·霍姆斯，希沃恩只是作为雷布斯的又一个同事走进这部小说，会跟霍姆斯在工作中亲密合作。然而，到了故事结尾，她以强大的性格力量，取代了霍姆斯。我发现了雷布斯的完美工作伙伴：她尊重雷布斯，但又为他不愿意按常理出牌而发怒。她对他们自身的能力充满信心，坚信他们

的付出配得上他们的所得。希沃恩骨子里不是那种甘于“只是一个同事”的人。她似乎还有更大的理想。

雷布斯的另一个陪衬在前一部作品里已经呼之欲出。莫里斯·杰拉德·卡弗蒂——大杰尔——是爱丁堡的黑帮头目，在《牙齿与指甲》里是个贯穿始终的龙套。他将以十分丰满的形象出现在《黑色笔记》里，一个道德与精神双重腐败的象征。他将在故事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才登场，但效果却是惊人的。卡弗蒂最令我感兴趣之处，在于他身上的那种模棱两可。他在某些方面很像雷布斯，他可以承认这一点，但雷布斯绝对不会。两个人都老得很快，对于景物的变迁无动于衷。他们让我想起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

或者是杰基利和海德^①。

在以前的几部作品里，我引用了很多斯蒂文森的杰出的神秘小说，甚至拿海德的名字作为我的小说《躲藏与搜寻》^②的双关语。然而，现在我倒是觉得，《黑色笔记》欠了另一部苏格兰哥特式惊悚小说，詹姆斯·霍格的《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一个很大的人情。在那部作品中，一个无辜的人，受到诱骗，产生了杀人的心理。折磨他的人是魔鬼，抑或残酷、邪恶的精神变态者？也许那恶毒的声音是他自己的，是一个中了邪的人的胡言乱语。这件事情永无定论：留待读者们去判断吧。

我要让《黑色笔记》的读者们来断定，我跟随我的前辈的脚步跟得有多紧。

最后一件事情：各位要知道，“lum”这个词是苏格兰语中“烟

① 杰基利和海德，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杰基利本来是一个善良温厚的医生，因服用了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变成另一个名叫海德博士的凶残的人。

② 《躲藏与搜寻》的原文为Hide & Search，海德的原文为Hyde。

囱”的意思,相当于英语中的“chimney”。这将有助于各位了解我在这个系列中喜欢使用的一个不好的双关语……

Tea Rack. (伊恩·兰金)

“对邪恶之人来说,一切都是邪恶的;但对正义之人来说,一切都是正义而正当的。”

——詹姆斯·霍格,《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



目 录

引 子 / 1

第一章 遇袭的警察 / 5

第二章 总有恼人的同事 / 39

第三章 案中案：火灾中的无名尸体 / 55

第四章 年轻的“私家侦探” / 73

第五章 被倒吊的弟弟 / 93

第六章 钱袋子行动 / 107

第七章 寻找R兄弟 / 121

第八章 被发现的监控点和失踪的埃迪 / 135

第九章 不懈的追踪 / 155

第十章 孤注一掷的试探 / 173

第十一章 大厨之死 / 199

第十二章 被陷害 / 223

第十三章 成为头版新闻 / 241

第十四章 回到法夫 / 259

第十五章 雷布斯遇袭 / 281

第十六章 安古斯之死 / 299

第十七章 智取卡弗蒂 / 325

引 子

那天凌晨，面包车里就他们两个人，车灯大开，应对从北海吹来的白色浓烟似的湿冷海雾。他们严格按照命令，小心翼翼地开着车子。

“为什么非得是我们两个呢？”司机强压下一个哈欠说，“那两个家伙怎么啦？”

乘客的块头比他的同伴大很多。虽然已四十好几，却依然留着桀骜不驯的长发，理成德军钢盔形。一路上，他不停地拉着脑袋左边的头发，似乎想把它们拉直。但眼下，他正紧紧抓着座椅两边。他不喜欢那司机频繁地打哈欠，每打一次都狠狠闭一下眼睛。乘客不是个健谈的人，但他认为也许不停地讲话能够给司机提提神。

“这只是暂时的，”他说，“再说了，这也不可能成为常态。”

“那就谢天谢地了。”司机又闭上眼睛打哈欠。面包车滑向植草的路边。

“要我来开车吗？”乘客问。

然后他又笑道：“你尽管在后面睡觉。”

“非常奇怪。吉米，那臭味儿，像是别的什么东西！”

“肉放久了总会有味儿的。”

“凡事都有答案，嗯？”

“是啊。”

“我们快到了吗？”

“我以为你认识路呢。”

“大路上能行。可我们现在正在这浓雾里。”

“只要沿着海岸线走就不会太远。”

乘客其实正在想：如果我们沿着海岸线走，那么只要两个轮子驶

过路边,我们就会从悬崖峭壁上摔下去了。让他紧张的还不止这个。他们以前从没到过东海岸,毕竟现在西海岸已经广受注意,所以眼下这是一条未经前人实践的路线,正是这一点让他紧张。

“这里有块路牌。”他们把车刹住,透过湿冷的海雾张望着。

“下一个路口右转。”司机又颠簸着往前开去。乘客指点着司机驶过一扇低矮的铁门,门上挂着挂锁但没有锁上。

“要是门锁着该怎么办?”乘客问道。

“我在车后面放了大铁钳。”

“什么事情似乎都有恰到好处的好处。”

他们驶进一个砾石铺成的小停车场。尽管他们看不见,那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放着木桌和长凳,供星期天举家出游的人们野炊,玩小型赛车。这个地方以景色优美著称,碧海蓝天,一望无际。他们打开车门,闻到了海的气息,听到了海的喧嚣。海鸥已经在头顶尖叫。

“鸟都飞起来了,我们肯定比原先设想的要晚了。”他们准备打开后车厢门,当真打开时,那气味实在臭不可闻,就连那位一直很淡定的乘客也忍不住皱起鼻子,尽量屏住呼吸。

“越快越好。”他急匆匆地说。尸体被放在两只装肥料的厚塑料袋里,一只裹着脚,一只裹着头,中间是重叠的。带子和绳子把两只袋子连接起来。袋子里面还装着一些碎石块,沉甸甸的,很难搬运。他们把这个怪模怪样的包裹抬下来,踩着潮湿的草地疾跑。他们跑过一块牌子,上面提示前方就是峭壁,这时他们的鞋子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更困难的是翻越栅栏,虽然那栅栏一开始就已经摇摇晃晃了。

“连个小孩都挡不住。”司机对这栅栏嗤之以鼻。他在呼哧呼哧大喘气,唾液像黏胶似的含在嘴里。

“当心脚下。”乘客说。

他们艰难地往前挪动,每次只能挪个2厘米多,直到终于能够

清楚地辨认出峭壁。从那儿开始就再也没有陆地了，只有一块垂直的瀑布，飞流直下奔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好。”乘客说。没有任何仪式，他们把袋子扔了出去，立刻为摆脱了它而高兴起来。

“走。”

“伙计，这儿的空气挺好闻的。”司机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威士忌。就在快回到面包车上时，他们听见公路上来了一辆汽车，车胎在砾石上嘎嘎碾过。

“哦，见鬼。”

他们走到面包车跟前时，那辆汽车的车头灯照到了他们。

“该死的警察！”司机怒气冲冲地说。

“不要慌！”乘客警告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但眼睛却像燃烧着熊熊烈火一样紧紧盯着前方。他们听见手刹制动的声音，随后车门开了，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官下了车。他握着一个电筒。车头灯依然亮着，引擎也没熄火。车里没别的人。

乘客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并不是警方特别安排的一次行动。也许这是个快下班的值夜警察。车里或许会有一个酒瓶或一条毯子。签字下班前来这里喝点咖啡或打个盹。

“早上好，先生们。”制服警官说。他不年轻了，也不太善于处理太复杂的争端，也许可以处理一下星期六晚上的夫妻吵架，或农夫们的邻里纠纷。对他来说，这是又一个冗长无聊的夜晚，离他拿养老金的那一天又近了一晚。

“早上好。”乘客说。他知道只要司机保持冷静，他们就可以骗过这个人。但随后他又想道：也许我才是那个惹人注意的人。

“好大的雾啊，嗯？”警察说。

乘客点点头。

“所以我们停在这里，”司机解释说，“想等到雾散了再走。”

“非常明智。”

司机看着乘客转向面包车,开始检查驾驶座这边的后轮胎,踢了它一脚,然后走到后面乘客座那边,照做了一遍,接着跪下来,朝车子下面张望。警察则在旁看着这番表演。

“遇到点麻烦了?”

“没事,”司机紧张地说,“但安全总是最要紧的。”

“我看你们是远道而来吧。”

司机点点头,“远在敦提^❶那里。”

警察皱起眉头,“从爱丁堡来^❷?那你们为什么不走高速公路或914公路呢?”

司机反应敏捷,“我们先送一个人去了泰波特。”

“即便如此,”警察说。司机看见正在检查车子的乘客直起身子,站在警察后面。他手里抓着一块石头。司机的眼睛紧盯着警察,石头举了起来,落了下去。警察的独白说到一半,身体就瘫倒在了地上。

“真漂亮。”

“除此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乘客已经开始朝车门走去。

“来吧,快开溜!”

“噢,”司机说,“要不了1分钟,他就会发现你的……嗯……”

乘客朝他咆哮,“你的意思是,再过1分钟,他就会闻到你呼出来的酒气。”他不停地咆哮,直到司机耸耸肩表示赞同他的话。

他们调转车头,驶出停车场。远处海鸥还在鼓噪,警察的汽车引擎还在轰鸣,车头灯照出了倒在地上的昏迷的人影,但电筒已经摔坏了。

❶ 敦提,英国苏格兰东部港市。

❷ 爱丁堡,苏格兰东南部城市,苏格兰首府。



第一章

遇襲的警察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约翰·雷布斯在他心爱的按摩院里读《圣经》。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一个人走进门来,误以为任何一家按摩院都应该毗邻一家酒厂和五六家酒吧,为星期五晚上领了薪水的人或任何时候都要买醉的人提供酒水,所以不得不把腰弯得像根回形针似的。

但这位街头风琴师,这栋房子里信仰上帝的租户,偏偏开了家干净的店,这只是一个对疲劳的肌肉进行温柔按摩的地方。雷布斯感到厌倦了:厌倦了跟女友佩欣斯·埃特肯的争吵,厌倦了他弟弟藏身在挤满学生的公寓的事实,最厌倦的则是他自己的工作。

这个星期一直就是这样糟糕的状况。

星期一晚上,他接到从他在阿登街上的公寓里打来的电话。租他房子的学生们有佩欣斯的电话,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他,但这是他们第一次找到打电话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迈克尔·雷布斯。

“你好,约翰。”

雷布斯一下子听出了是谁的声音,“米基?”

“你好吗,约翰?”

“天哪,米基。你在哪里?不,算我没说,我知道你在哪里。我的意思是——”

迈克尔在轻声地笑。

“我只是听说你去了南方。”

“没去成。”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事情是这样的,约翰,我们可以谈谈吗?我一直害怕跟你谈,但我真的需要跟你谈谈。”

“好啊。”

“要我去你那里吗？”

雷布斯快速转着脑子：佩欣斯正在威弗利车站接她的两个外甥女，不过没关系……

“不了，你待在那里别动。我过去找你。那些学生挺好的，在你等候的时候，他们也许会给你泡上一杯茶或给你一碟香肠。”

电话线上一时沉默，随后响起迈克尔的声音：“没有那些也没关系。”电话挂了。

迈克尔·雷布斯是约翰·雷布斯的弟弟，因为贩毒被判了五年刑，实际坐了三年牢。服刑期间，约翰·雷布斯探了六七次监。当迈克尔出了监狱，乘坐巴士去了伦敦时，约翰感到无比轻松。那是两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兄弟俩没有任何的联系。但现在迈克尔回来了，带来了约翰·雷布斯生命中那一段他宁愿抹杀到一干二净的惨痛记忆。

他走进阿登街上的公寓房，那里干净得令人生疑。里面只有两个学生租户，两个人在雷布斯原先的卧室里睡觉。他在门厅里跟他们说话。他们正要出门去酒吧，但是递给他一封来自国内税务局的信。说真的，雷布斯倒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他们走后，公寓里一片寂静。雷布斯知道迈克尔会在起居室里，他果然在那里，蹲在一台立体声唱机前，翻着一叠唱片。

“瞧这张，”迈克尔说，依然背对着雷布斯，“披头士和滚石，你以前常听的。记得你怎样把老爸逼疯的吗？那个唱机叫什么来着……”

“但赛特。”

“就是。老爸把烟票省下来买了那台唱机。”迈克尔站了起来，转向他哥哥。

“你好，约翰。”

“你好，迈克尔。”

他们没有拥抱或握手，只是坐了下来。雷布斯坐在椅子上，迈克尔坐在沙发上。

“这个地方变了。”迈克尔说。

“我不得不买几件家具，才能把屋子租出去。”雷布斯已经注意到一些事情——地毯上点燃的香烟，用透明胶（违背他的明确禁令）贴在墙上的海报。他打开税务局的信。

“你真该看看他们听说你要来这里之后的忙活劲儿。又是用吸尘器打扫，又是洗碗碟。谁说学生们懒哪？”

“他们不错。”

“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几个月之前。”

“听说你跟一个医生同居。”

“她叫佩欣斯。”

迈克尔点点头。他脸色苍白，病恹恹的。雷布斯试图不放在心上，但他做不到。税务局的信强烈暗示说，他们知道他把屋子租了出去。他就不想申报一下收入吗？他的后脑勺一阵阵刺痛。自从脑袋被烧伤过后，每次发怒时，后脑勺就会刺痛。医生说他们对此都已无能为力。

当然啦，除非他不发怒。

他把信塞进口袋冲弟弟问道：“你想要什么？”

“最低限度，约翰，我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只要一两个星期，到我落稳脚跟就行。”

雷布斯呆呆地看着墙上的海报，迈克尔则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他要找工作……钱很紧张……他得找份活儿干，什么活儿都行……他只是需要一个机会。

“如此而已，约翰，只是要一个机会。”